

第七章

晚霞餘暉



革命哲人 章太炎傳



力主抗日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上，日本駐中國的侵略軍關東軍，炸毀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藉此突然襲擊了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隨即在幾天內侵占了二十多座城市及其周圍的廣大地區。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十八日當晚，日軍以其製造的「柳條湖事件」為藉口，大舉進攻瀋陽。當時，國民政府正集中力量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對日本侵略者採取一味妥協政策，命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撤至山海關內。日本侵略軍乘虛而入，於九月十九日占領瀋陽，接著分兵侵占吉林、黑龍江。至一九三二年一月，東北三省全部淪陷。一九三二年三月，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扶持下，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在長春建立。從此，日本帝國主義把東北變成它獨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壓迫、經濟掠奪、文化奴役，使東北三千多萬同胞，慘遭塗炭，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威脅。「九一八」事變標誌著日本軍國主義開始全面侵華，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局部抗戰揭開了波瀾壯闊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

「九一八」事變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紛紛要求抗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的做法。九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向全黨譴責日軍侵略。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向全黨指出：「立刻發動與組織廣大工農群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滿洲」是黨的中心任務，在滿洲應組織武裝力量，「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嚴重打擊」。並連續多次發表宣言，作出決議，聲討日本法

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政策，號召全國人民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以求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和獨立。

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全國人民掀起了空前規模的抗日救國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漢、太原、廣州、濟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學生和市民紛紛集會遊行，通電抗日救國，並結隊赴南京請願、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九一八」事變之後，章太炎並未立即抨擊南京政府，因國難當頭，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蕩下領導抗日，但當他發現國民黨政府既無抗日的計劃，更無抗日的意願時，便公開譴責南京政府賣國！在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中，章太炎談到：「東事之起，僕無一言，以為有此總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失，不能也。東人睥睨遼東三十餘年，經無數曲折，始下毒手，彼豈不欲驟得之哉，因伺釁而動耳！欲使此畏葸怠玩者，起而與東人爭，雖敝舌瘡口，焉能見聽，所以默無一言是也。」¹

隨著東北形勢的日趨惡化，章太炎批評國民黨當權者是「愛國家不如愛自身，愛自身之人格尤不如愛自身之性命」，是秦檜、石敬瑭一類的賣國者。正告國民黨當局「今日之勢，使我輩處之，唯一戰，明知必敗，然敗亦不過失東三省耳。戰敗而失之，與拱手而授之，有人格與無人格既異，則國家根本之興廢亦異也。為當局自身計，亦唯一戰。戰而敗，敗而死，亦足以贖往日罪狀矣」。並對當時風起雲湧的愛國學生的救亡宣傳，深表同情，說：「學生群呼打倒賣國政府，亦奚

1 章太炎：《與孫思昉論時事書》（一），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824頁。

足怪？」¹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章太炎與熊希齡、馬相伯等人發出通電，呼籲國民黨各派別「負起國防責任，聯合全民總動員，收復失地，以延國命」²。一月二十日，章太炎又與熊希齡、馬良等於上海組織了「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發表宣言，並連續發表通電，申述自己的主張。他們認為招致日本侵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國內一部分人之集團，標榜黨治，掌握政權，自屬於統治階級，而無視大多數國民之國家主人地位」。他們要求國民黨「立即解除黨禁，進行制憲」，保障人民的集會結社等自由，「萬不宜復襲訓政之名，行專制之實」。「救濟會」成立前，章太炎還與沈鈞儒等人致電南京當局：「然則國家興亡之事，政府可恃則恃之，不可恃則人民自任之。」³公開要求國民黨政府下臺。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得寸進尺，企圖侵占上海作為繼續侵略中國的基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間，日軍分數路由租界向閘北進攻，駐上海的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的推動和影響下，違背了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意志，奮起抵抗。這就是「一·二八」事變。一月三十日，國民政府倉皇宣布遷都洛陽。「一·二八」事變後，上海的工人和廣大人民，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支援十九路軍抗日的鬥爭。上海總工會發布了舉行抗日總同盟罷工的命令。在上海的日本工廠、商店、機關和住宅工作的中國工人、職員、雇員等都

1 章太炎：《與馬宗霍》（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八九七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一五、九一六、九一七頁。

3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一五、九一六、九一七頁。

實行了罷工或離職。全上海各界人民展開了空前的捐獻運動和支前運動。抗戰期間，國內外同胞捐給十九路軍款項達七百餘萬元。上海工人、農民、學生和各界群眾，紛紛組織義勇軍、敢死隊，協同十九路軍作戰。由於十九路軍的英勇抵抗，由於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加和強有力的支援，上海抗戰取得重大戰果。到二月底，侵滬日軍增至十萬人，而中國十九路軍連同後來自動參戰的一部分第五路軍，總共不足四萬人，武器裝備更不如日軍，但卻堅持抗戰一個多月，殺傷侵略軍一萬多人，打得日軍幾易主帥而不能有所推進。

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戰，使章太炎萬分高興，上海各界對十九路軍的支援也讓章太炎備受鼓舞。二月十七日，章太炎提筆寫下了《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一文。在文章中，章太炎記述了十九路軍將士英勇戰鬥的光輝事跡，讚揚他們奮勇殺敵、保衛祖國的壯舉，並高度評價了此次戰役的歷史意義，「自請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同時指出：「自民國初元至今，將帥勇於內爭，怯於御外，民間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軍赫然與強敵爭命，民之愛之，固其所也。」¹不僅如此，章太炎還為在戰鬥爭奮勇殺敵而名聲大震的十九路軍翁照垣旅長寫了一副對聯：「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武。」²後來，十九路軍死難烈士公墓建成，章太炎又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寫下了《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十九路軍而成大業者，其必如武昌倡義故事，以加於倭，然後前者為不徒死爾！蓋功大者不賞，業盛者不能以筆札稱揚，故略舉死者之事，

1 章太炎：《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八三一頁。

2 謝櫻寧：《章太炎年譜摭遺》，第一三〇頁。

以俟後之終之者。」¹再一次讚揚了十九路軍將士的壯舉，激勵人們為國家而戰。

面對日益嚴峻的國事，章太炎一再力主抗戰。他認為一個主權國家不能站起來為維護主權而戰，根本不能算是一個國家。他雖失望於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卻受到東北義勇軍以及十九路軍抗日的鼓舞，乃不顧衰病之軀，決心到北方一行，當時陸路已經阻塞，遂改由海道經天津到北平。他最想見的是張學良，他與張學良有舊情，想藉其個人的影響力促使學良抗日。同時趁講學之便宣揚愛國精神，鼓勵抗日。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章太炎抵達北京，受到在北京的門生故舊的熱烈歡迎。幾天之後，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章太炎認為：「政府意志散漫，迄無一定計劃。對日本之侵略，只有戰之一路。」²

在北京逗留期間，北京的一些高校，如民國學院、燕京大學、中國學院、北平師範大學和平民大學都先後請章太炎做了《代議制改良之說》、《論今日切要之學》、《治國學之根本知識》、《清代學術之系統》、《今學者之弊》等演講。三月二十四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學講《論今日切要之學》，他認為「今日切用之學」是：一、求是；二、致用。章太炎號召青年洞察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歷史的演進，以拯救國家的危亡。他指出：「現在的青年，應當明了是什麼時代的人；現在的中國，是處在什麼時期；自己對國家，應負有什麼責任。這一切問題，在歷史上可以全部找到明確的指示……」

1 章太炎：《十九路軍死難將七公墓表》，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八三七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一八頁。

假使明了歷史的演進，根據他以致用，這是無往不利的了。」¹同月三十一日，章太炎應北平師大研究院的歷史科學門、文學院的國文系和歷史系的邀請，演講《清代學術之系統》，對清代學術思想進行條分縷析，作了全面的評述。

四月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二日，北京大學也請章太炎以《廣論語駢枝》為題，連講三次。章太炎的這些演講是當時北平學術界的盛舉，有許多專家學者特來聽講。關於演講的情形，親歷其事的錢穆有如下描述：

太炎上講臺，舊門人在各大學任教者五、六人隨侍，駢立臺側。一人在旁作翻譯，一人在後寫黑板。太炎語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國語。引經據典，以及人名地名書名，遇疑處，詢之太炎，臺上兩人對語，或詢臺側侍立者。有頃，始譯始寫。而聽者肅然，不出雜聲。此一場面亦所少見。翻譯者似為錢玄同，寫黑板者為劉半農。玄同在北方，早已改採今文家言，而對太炎守弟子禮猶謹如此。在當時北平新文化運動盛極風行之際，而此諸大師，猶亦拘守舊禮貌。²

一九三一年底，因「九一八」事變引咎辭職的原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前往中國東北，與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和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進行會談，商討事變進展。經過與吉林省代理長官熙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一九頁。

2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一九八八年版，第一八二頁。

洽的秘密會談，確立了迎接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至滿洲，成立國家的方案。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偽滿洲國宣布成立。中國國民政府否認東北獨立，並向日本提出強烈抗議。三月八日，溥儀在新京正式宣布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同時任命了各府、院、部的負責官員，偽滿洲國宣布正式成立。偽滿洲國成立後，章太炎曾代吳佩孚發出通電，指斥偽滿洲國實際上是日本的附庸，「陽辭占領之名，陰行掠奪之實，為術狡險，路人皆知」¹。將偽滿洲國成立的真相揭露無遺。

「九一八」事變後，鑑於民族危機的日益加重，要求結束訓政、還政於民，以便團結全國人民共同御侮的呼聲日漸高漲，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國民黨召開的四全大會上，蔡元培提出了組織國難會議，以期集思廣益，共濟時艱的緊急動議。同年十二月，在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上，孫科、何香凝、李烈鈞等人提出數個提案，要求提前結束訓政、籌備憲政。據此，會議通過了《召開國難會議、國民救國會及國民代表會，縮短訓政，實行憲政案》。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海、北京、天津等地一百八十八名社會名流，被國民政府聘請為國難會議會員。作為社會知名人士的章太炎也接到了國民政府的邀請，但他對參加這樣的會議沒有什麼興趣，並致書國民黨當局，「苟令江左棄地如遺，當國者將何以謝天下乎？……軍事貴速，能斷則一言而可，不斷則眾議而無成，紛紛召集，將以奚用？若當事者志在屈服，而以聯盟會議為分謗之機關，僕民國荒夫，焉能為黨國諸賢任過也！」²並再次呼籲國民黨當局應集中全力抗戰，收復淪陷的國土。

1 章太炎：《代吳佩孚擬申討偽滿洲國電》，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九〇九頁。

2 章太炎：《拒絕參加國難會議書》，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九一〇、九一一頁。

章太炎這次在北京逗留了約三個月的時間。五月下旬，章太炎離開北京南下，沿途經濟南、青島，並一路講演，於這年秋天，回到上海。其中的五月二十九日，章太炎在青島大學講演，發揮「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的精神，激勵青年學子增進人格修養，以增強愛國之心。章太炎的演講有理有節，借古喻今，尤其慷慨激昂，受到了熱烈歡迎。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日軍炮擊山海關，熱河告急。同時，日本侵略者為配合占領熱河的軍事行動，又散布說「熱河為滿洲國之一部分」。為駁斥日本侵略者的謬論，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章太炎與馬相伯發表聯合宣言，即「二老宣言」，明確指出熱河自古以來就為中國領土，並指斥「日本攻東三省，實明知取非其有，故遁其辭曰自衛；又不可，乃文其罪而造滿洲國。人民不服，而有義勇軍，非明明偽造耶？」¹幾天之後，章太炎與馬相伯再次聯合宣言，重申根據歷史事實，熱河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籲請「擁護人道者，一致為公理努力！」²此一宣言曾寄達日內瓦的國聯，在國內亦傳誦一時，代表了當時愛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日本帝國主義不顧世界輿論的強烈抗議，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出兵占領熱河省會承德。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仍然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一意孤行地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調集大批兵力對中央蘇區進行多次「圍剿」。章太炎對此極為憤慨，他公開發表《與全國軍民》電，激烈抨擊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是「勇於私鬥，怯於公戰」。要求「請以國民政府名義，將此次軍事負責者，不論在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二八頁。

2 章太炎：《告世界人士書》，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九二二頁。

南在北，一切以軍法判處，庶幾平億兆之憤心，為後來之懲戒」。同時「置備軍械，簡練士卒，以圖最後之一戰」。最後，章太炎希望國民黨政府能改變國策，否則中國就要面臨「如猶逍遙河上，坐視淪胥，此真絕於國人，甘心於奴隸者矣」的亡國局面。

一九三三年四月，鑑於當時國聯一致譴責日本對華軍事行動，國際輿論普遍同情中國的情況下，章太炎又與馬相伯、沈恩孚發表聯合宣言，即「三老宣言」，指出：「吾人在此種正義贊助之下，則惟有切實認清，以自力自助自救之意義」，如果「陽示抵抗以息人言，陰作妥協以受敵餌，則吾人直無異於反對國聯之決議，而默認日本之行動，是即為自甘宰割，自甘滅亡，我不自助，誰復助我？」因此號召全國軍民，「今日急應一致奮起，予政府以有力之督促，務使東北半壁河山，不至自我淪亡，黑山白水，不止就此變易其顏色也。此則良等所冀望於國人者也」。²

為了激勵前線將士奮勇殺敵，這年四月，章太炎還寫了一首題為《聞得賊諜》的詩：

金丸一夜起交兵，射殺湘東舊領軍。

借問長陵雙石馬，可知傳法有殺門？³

章太炎要求國民黨當局抗戰的一系列言論引起了國民黨高層的不滿。一九三三年四月，早年與

1 章太炎：《與全國軍民》，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九二三頁。

2 章太炎：《與馬相伯、沈恩孚聯合宣言》，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八三四、八三五頁。

3 章太炎：《聞得賊諜》，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八三六頁。

章太炎結為兄弟，時任國民黨政府華北辦事處主任的張繼委託李根源帶口信給章太炎，希望章「安心講學，勿議時事」。章太炎得知後，即回信拒絕，指出：「吾輩往日之業，至今且全墮矣，誰實為之？吾輩安得默爾而息也！」此後，章太炎繼續為抗戰發表激昂慷慨的言論。

一九三三年四、五月，日軍越過長城，進逼平津，並侵占察哈爾省（今分屬內蒙古自治區和河北省）多倫、沽源等地。蔣介石堅持不抵抗政策，準備與日軍簽訂停戰協定。國民黨愛國將領馮玉祥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和幫助，於五月二十六日在張家口通電成立民眾抗日同盟軍，自任總司令，先後響應加入者七八萬人，宣誓抗日並致電全國，「武裝保衛察省而收復失地，爭取中國之獨立自由」²。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章太炎一直對馮玉祥寄予厚望。一九三三年一、二月間，章太炎就曾兩次致信馮玉祥，認為「今日可與敵人一決雌雄者，唯兄一人」³。希望馮玉祥能不計名位，「但求立功報國」⁴。現在馮玉祥終於在張家口正式打出抗日的旗號，章太炎怎能不萬分高興？他隨即和馬相伯向馮玉祥發出電文，聲稱：「執事之心，足以代表全國有血氣者之心；執事之言，足以代表全國有血氣者之言；執事之行，必能澈底領導全國有血氣者之行。某等雖在暮年，一息尚存，必

1 章太炎：《與張繼》，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四六一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三三頁。

3 章太炎：《與馮玉祥》（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八三七頁。

4 章太炎：《與馮玉祥》（一九三三年二月八日），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八三八頁。

隨全國民眾為執事後盾。」¹表達了他對馮玉祥領導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強烈支持。後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國民黨當局和日軍的夾擊下失敗，章太炎又寫了《察哈爾抗日實錄序》，「其為國家捍衛之實，與其苦心嘗寇，足以開發民志者，固不可以不布也。」²以此表彰馮玉祥領導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抗日業績。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華北事變，進一步控制察哈爾，並指使漢奸殷汝耕在冀東成立傀儡政權。而國民政府繼續堅持不抵抗政策。失地喪權、亡國滅種的大禍迫在眉睫，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中國共產黨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處在國防最前線的北平學生，痛切感到「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十二月九日，北京學生數千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致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五省自治！」「收復東北失地！」「打倒漢奸賣國賊！」「武裝保衛華北！」等口號，表達了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呼聲，史稱「一二·九」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大規模的學生愛國運動。

「一二·九」運動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響應。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杭州、西安、開封、濟南、太原、長沙、桂林、重慶等城市的愛國學生舉行請願集會、示威遊行，或發表宣言、通電，聲援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陝甘蘇區學生聯合會也發出響應的通電，蘇區各界民眾集會聲援

1 章太炎：《與馮玉祥》（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八三九頁。

2 章太炎：《察哈爾抗日實錄序》，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八五五頁。

全國各地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十二月十八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為援助北平學生救國運動告工友書》，號召全國各業、各廠的男女工友起來召集群眾會議，發表宣言和通電，抗議漢奸賣國賊出賣華北與屠殺、逮捕愛國學生。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市總工會通電聲援北平學生，呼籲全國同胞一致興起，集合民族整體的力量，反對任何偽組織之存在，以維護主權而保國土。廣州鐵路工人，上海郵務、鐵路工人舉行集會，發通電，要求對日宣戰。魯迅、宋慶齡等愛國知名人士讚揚愛國學生的英勇奮鬥精神，捐款支持學生抗日救國運動。海外華僑也以各種方式支援愛國學生。

十二月十七日，北京駐軍司令、「冀察政務委員會」主任宋哲元發表《告北平學生書》，稱「有共黨煽動利用學生愛國運動」，如仍有「軌外行動」，決予「適當制止」。

章太炎對「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給予熱烈的支持，並致電宋哲元，指出：「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之主張何如，何論其平素？執事清名未替，人猶有望，對此務宜坦懷。」³幾天後，當上海學生北上請願途經蘇州時，章太炎又發表談話，「對學生愛國運動，深表同情，但認政府當局，應善為處理，不應貿然加以共產頭銜，武力制止。尤其政府當局、教育當局，應對飢寒交迫之學生，負責接濟糧食，並沿途妥為照料」⁴。章太炎以前反對中國共產黨，但現在面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卻毅然拋棄過去的成見，公開反對國民黨政府鎮壓學生愛國運動，主張抗日。

3 章太炎：《與宋哲元》（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九二七頁。

4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六五頁。

進入一九三六年，章太炎的身體狀況日趨惡化，但就在他逝世的前幾天，即一九三六年的六月十日，章太炎還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希望蔣氏能以抗日大局為重，妥善處理與中共的關係。¹章太炎死後第二年，國共兩黨終於實現了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華民族的抗戰迎來了新局面。

移居蘇州

晚年的章太炎在力主抗日的同時，也繼續他以前的講學活動。自從北京返回上海後，章太炎對抗戰的前景有些悲觀，於是，他來往於上海與蘇州之間，企望在民族危難的時局下，能「保國學於一線」。

一九三二年五月，章太炎到蘇州講學。他特別表揚「儒行」，標出「行己有恥」之旨，顯然是有現實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訴國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國的侵略，是極為可恥的。這年秋天，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章太炎說明了他此次講學的目的，「前月往蘇州講學，歸，乃得足下手書。棟折榱崩，咎有所在，英雄特起，恐待後來，若今之統兵者，猶吾大夫高子也。僕老，不及見河清，唯惇學人，保國學於一線而已。誠不敢望王仲淹，亦未至獻太平策也。」²之後，章太炎決心長住蘇州講學。在一定程度上說，這不是退隱，而是要繼承明末清初顧炎武講學以救時的傳統。

1 章太炎：《與蔣介石》（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九七五、九七六頁。

2 章太炎：《與馬宗霍》（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八九八頁。

一九三二年秋，章太炎應金松岑等人的邀請來蘇州講學，先在大公園圖書館、北局青年會、三元坊滄浪亭等處，少長咸集，群賢畢至。李根源等還建議在蘇州成立一個講學組織。金松岑（一八七四—一九四七），原名懋基，又名天翹、天羽，號壯遊、鶴望，筆名天放樓主人、愛自由者、金一、麒麟等。青年時期曾熱心於鼓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八九六年在同里鎮創辦「自治學社」和「理化音樂傳習社」，傳授新文化，後又與陳去病組織「雪恥學會」，以圖救國雪恥。一九〇二年創辦同川學堂。翌年，應蔡元培之邀赴滬參加「中國教育會」，並成立了同里支部。資助鄒容《革命軍》出版，宣傳孫中山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後當選為江蘇省議員。抗戰爆發後為擺脫漢奸糾纏，金氏致力於教育、詩文創作和學術研究，被譽為國學大師，與陳去病、柳亞子並稱為清末民初呈江三傑。主要著作有《孽海花》等。金松岑桃李滿天下，柳亞子、潘光旦、費孝通等都是他的學生。

蘇州滄浪亭以清幽古樸見長，融內外景色為一體，園外水面寬廣，自西向東，環繞園周之一半後向南流去。水上有曲橋斜渡，橋頭有「滄浪勝跡」坊聳立，坊兩側沿池北岸，種植碧桃垂柳，樹蔭下石凳成排，可供遊人休息觀景。滄浪亭面積約十六畝，布局以假山為中心，簡潔幽靜，落落大方。滄浪亭在假山東首最高處，亭為方形，石刻四枋上有仙童、鳥獸及花樹圖案，建築古樸。在假山與池水之間，隔著一條向內凹曲的復廊。廊壁置花客多扇，透過漏窗花格，既溝通了內山外水，也使水池、長廊、假山自然地融合為一體。滄浪亭花窗樣式頗多，據說全國有一〇八式，分布在園內各條走廊上。花窗圖案變化多端，構作精巧，是蘇州園林花窗的典型。章太炎非常喜歡滄浪亭，寫過一首《滄浪亭詩》：

滄浪盡在盤溪曲，水濯真堪濯吾足；

舉酒還酬蘇舜欽，買山同作巢由僕。¹

一九三三年一月，章太炎、李根源、陳衍、金松岑等人仿效顧炎武讀經會，成立了國學會。國學會以「扶微業，輔絕學」相標榜，組織講學。章太炎還起草《國學會會刊宣言》以告天下，「蘇州有請講學者，其他蓋范文正、顧寧人之所生產也，今雖學不如古，士大夫猶循禮教，愈於他俗。及夫博學孱守之士，亦往往而見。愾然嘆曰：仁賢之化，何其遠哉！顧念文學微縵，或不足以振民志，宜更求其遠者」²。強調砥礪名節、振起末俗的精神。

同年三月，章太炎應無錫國學專門學校的邀請赴無錫講學。無錫國學為當時的國學重鎮，始辦於一九二〇年，初名國學專修館，著名學者唐文治為館長。一九二八年改名後，唐文治任校長。無錫國專師資雄厚，當時著名的國學名家陳衍等人在此多次講學。三月十四日，章太炎在無錫國專講《國學之統宗》：「今欲改良社會，不宜單講理學坐而言，要在起而能行。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歸於六經。六經散漫，必以約持之道，為之統宗。」「社會腐敗，至今而極，救之道，首須崇尚氣節」。「余以為今日而講國學，《孝經》、《大學》、《儒行》、《喪服》，實萬流之匯歸也，不但坐而言，要在起而行矣」³。次日，他又在省立無錫師範學校演講《歷史之重要》和《春秋三

1 謝櫻寧：《章太炎年譜摭遺》，第一三六頁。

2 章太炎：《國學會會刊宣言》，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八三二頁。

3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二九、九三〇頁。

傳之起源及其得失》，認為「人不讀國書，則不知自處之道；不讀史書，則無從愛其國家」，「經術乃是為人之基本，若論運用之法，歷史更為重要」。他指出：「昔人讀史注意一代之興亡，今日情勢有異，目光亦須變換，當注意全國之興亡，此讀史之要義也」。¹十月二十二日，章太炎又講演《適宜於今日之理學》，認為：「理學之範圍甚大，今日講學，當擇其切於時世可以補偏救弊者而提倡之，所謂急先務也。吾今所講，分為二目：一為國人同所需要之學，一為無錫特宜注意之學。」所謂「國人同所需要之學」，在他看來，就是道德禮俗。他進一步指出：「今之中華，國墮邊防，人輕禮法，但欲提倡科學，以圖自強。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²

此後，章太炎一再重申他的以國學挽救民族於危亡的主張。一九三四年二月，在致友人的信中，章太炎說：「鄙人提倡讀史之志，本為憂患而作。頃世學校授課，於史最疏，學者諱其儉陋，轉作妄談，以史為不足讀，其禍遂中於國家。」³一九三五年六月，他應《大公報》主筆張季鸞的請求，寫了《答張季鸞問政書》，又進一步指出：「中國今後應永遠保存之國粹，即是史書，以民族主義所託在是。為救亡計，應政府與人民各自任之，而皆以提倡民族主義之精神為要。」⁴由此可見，其早年提倡的「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的觀點始終未變。

一九三三年，岑春煊病逝，章太炎致挽聯曰：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三〇、九三六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三〇、九三六頁。

3 章太炎：《與鄭之誠》（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九三四頁。

4 章太炎：《答張季鸞問政書》，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八五九頁。

喑鳴叱吒有項王風，公豈徒尚勇乎？唯受善，故群材採用；

溫讓恭求得夫子教，老而漸聞道矣，以小人，斯北面終身。¹

岑春煊（一八六一—一九三三），字雲階，廣西西林人，清末民初中國政治家。壯族，雲貴總督岑毓英之子。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進犯京津地區，岑春煊率兵「勤王」有功，成為清末重臣，與袁世凱勢力抗衡，史稱「南岑北袁」。岑春煊歷任廣東布政使，甘肅布政使、山西巡撫、四川總督、雲貴總督、兩廣總督等職，他所到之處舉新政，辦教育，肅貪懲腐，人稱「屠官」，英國人稱其為「滿洲虎」。「二次革命」後岑春煊順應歷史潮流參加護國護法，成為民國時期護法軍政府總裁主席，國民黨的創始人之一。兩廣都司司令部成立時，將士們公推岑春煊為都司令，又公推梁啟超為都參謀。岑春煊在就職宣言中說：「天下之督責，不負兩廣之委託者，惟有兩言：袁世凱生，我必死；袁世凱死，我則生耳！」他號召大家「解除舊怨，與子同仇」，集中精力，共同殺賊，作為反袁的旗幟，當時是非他莫屬。岑春煊南廣西桂系開山祖師爺，曾積極營救過陳獨秀。對蔣介石的獨裁專政，明確反對，「如不改弦更張，足以斷送國家而有餘」。岑認為「教育者，政治之首務也」，他任官一地，必興教一方，他為廣東、廣西的近代教育作了重要奠基。一九三二年，岑支持十九路軍三萬銀元進行淞滬抗戰。著有《樂齋漫筆》。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三二頁。

章太炎挽聯中的「項王」，即西楚霸王項羽。「受善」，意思是容納和愛惜人才。受，容納。善，愛惜。「夫子」，指孔夫子。「北面」，舊時君見臣，尊長見卑幼，南面而坐，所以北面指人稱臣。

一九三四年秋，章太炎舉家從上海遷至蘇州。談起遷居蘇州，還有一件趣聞：章太炎覺得蘇州水土清嘉，且名勝古跡到處都是，是個好地方，便貿然購了城中侍其巷「雙樹草堂」的屋宇。等到夫人湯國梨來蘇州一看，發覺該屋雖小有園林之勝，但沒有後門，萬一發生火警就很危險。還有一缺點，旁鄰機織廠，機聲軋軋，喧耳不寧，居息及治學都是不相宜的。結果，由章夫人作主，折價讓掉了該屋，另購錦帆路的住宅。為了此事，章太炎後來不知道被夫人湯國梨埋怨了多少次。

這年冬天，章太炎在蘇州錦帆路五十號掛起了「章氏國學講習會」的招牌，籌備設立講習會。在章氏國學講學會籌備期間，還組織了章氏星期講演會。從一九三五年四月到九月，共講九期。在第三期上，章太炎發表了《論讀經有利而無弊》，正告國人「於今讀經，有千利而無一弊也」。並從三個方面予以論述，「一、論經學之利；二、論讀經無頑固之弊；三、論今日一切頑固之弊，反賴讀經以救」。¹除星期講演會外，章太炎還利用間隙組織讀書會，集弟子於一室，逐章逐句，紮紮實實，通讀全書。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章氏國學講習會正式開講，標明以研究中華文化、造就國學人才為宗旨，講習期限兩年，分為四期，學程為：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五〇頁。

第一期：小學略說、經學略說、歷史學略說、諸子略說、文學略說。

第二期：說文、音學五書、詩經、書經、通鑑紀事本末、荀子、韓非子、經傳釋詞。

第三期：說文、爾雅、三禮、通鑑紀事本末、老子、莊子、金石例。

第四期：說文、易經、春秋、通鑑紀事本末、墨子、呂氏春秋、文心雕龍。¹

章氏國學講習會的授課教師，除主講的章太炎本人外，還有門人朱希祖、汪東、馬宗霍、馬宗薌、孫世楊、諸祖耿、潘重規、黃焯、潘景鄭等。章太炎的老友王小徐、蔣維喬、沈頤民等也來作講演。教學行政事務由湯國梨、孫世楊負責。當時，前往章氏國學講習會就學者人數極多，其中蘇州人、上海人和浙江人占多數。年齡最大的七十三歲，最小的十八歲，以大學專科學生占大多數，而寄宿學會裡的約有一百餘人，真可謂盛況空前。²除正式入學者之外，尚有不少聽講者。其中有些人頗有學術造詣，如李源澄，本為廖季平弟子，又曾受教於歐陽竟無，後任無錫國專教師，因傾心章太炎的學問見識，自講習會開講以來，常去聽講，執禮甚恭。章氏國學會開設經學、史學、諸子學、文學等課程，有時還增設特別講演，聘海內名士講授。章太炎講學，態度嚴肅認真，他以滿腔熱情宣揚國故，激發聽者的愛國主義感情。講《左傳》、《尚書》，不編講義，不帶參考書，唯憑口誦手寫。講課時引經據典，口若懸河，足見其國學功底之深厚。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六〇、九六一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六〇、九六一頁。

由於學員程度參差不齊，章太炎採取因材施教的辦法，進行分班，把金德建、湯炳正、姚豫泰、李恭、孫立本、柏耐冬等成績優秀者錄為研究生。研究生也聽講大課，同時各自選擇專門研究方向，可以隨時到章太炎書房接受指導。章太炎學問既博，對授業解惑熱情又高，每論一事，滔滔不絕，並喜歡學生質疑。

為配合講學，一九三五年九月還創辦了《制言》半月刊雜誌，章太炎親自擔任主編。他在《制言發刊宣言》中稱：講習會「言有不盡，更與同志作雜誌以宣之，命曰《制言》，竊取曾子制言之義。先是集國學會時，余未嘗別作文字；今為《制言》，稍以翼講學之缺」。¹《制言》以保存國學、研究國學為基本特點。章太炎去世後，章氏國學講習會繼續編印，出至第四十七期，蘇州淪陷，被迫停刊一年多時間；一九三九年一月，在上海復刊，期數續前，但改為月刊，共出版六十三期。

一九三六年春，章太炎講完「通論之部」（即「略說」）之後，開始分部詳講，各部類均請深有造詣的專家主講。他本人計劃在經部講《尚書》和《春秋》，並約請吳承仕講「三禮」。一九三六年六月，章太炎講完《尚書》後，又加開《說文部首》新課，準備在放暑假前講完。他帶病上課，勞累加劇，不料於六月十四日病逝。章太炎去世後，章氏國學講習會繼續辦班，直到一九四一年。

晚年的章太炎雖然重病在身，卻依然談笑戲謔如故。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二日是章太炎六十八歲壽辰。這天，有許多朋友趕到蘇州為章太炎祝壽，宴飲之間，章太炎突然在禮堂昏厥，眾人忙過來攙扶，過了一會兒，章太炎就醒了過來，不料「太炎反顧曰，我非孫鳳鳴，爾非張溥泉，況又無汪

1 章太炎：《制言發刊宣言》，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八七〇、八七一頁。

精衛在前，何故抱我弗釋耶」¹。眾人為此哭笑不得。

章太炎晚年居住蘇州講學，經濟並不寬裕，但名聲很大。杜月笙十分想結識章太炎，以抬高自己身價，可是兩人素不相識，無緣來往。有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的侄兒，與一位頗有身分與背景的人發生房屋糾紛。相持不下，就請章太炎幫忙。章太炎雖是名滿中華的革命元老與國學大師，但是在只認權勢與金錢的上海租界裡卻是無能為力的。章太炎在無奈之下忽然想到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熱的大亨，神通廣大，便放下名流學者的架子，給杜月笙親筆寫去一封信，請杜幫忙。杜月笙見信後，心中大喜，以為結識與籠絡章太炎的機會終於來了。他不僅即刻竭盡全力為章太炎的侄兒排難解困，讓這場房屋糾紛得到了雙方都滿意的解決，而且，在問題解決後，杜月笙藉此機會專程去蘇州拜訪章太炎，藉口是向章太炎報告他調解房屋糾紛的經過與結果。章太炎當然是既高興又感激，便熱誠接待。杜月笙在臨告辭時，悄悄將早準備好的一張二千銀元的錢莊票壓於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卻不說破，作為對章太炎的饋贈。杜月笙走後，章太炎才發現了這筆重禮，又不好推謝不收。杜月笙既給章太炎送了一筆厚禮，又顧全了章太炎的面子。杜月笙對章太炎這樣的大知識分子的境況與心理特點真是了解到家了。章太炎則對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認為杜月笙講義氣、重禮節、禮賢下士，有古豪俠之風。自此以後，兩人開始「訂交」。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給章太炎送錢，接濟章太炎的生活；章太炎對杜也另眼相看，不僅為杜做事，而且常常講杜的好話了。

1 馮自由：《記章太炎與余訂交始末》，轉引自王有為：《章太炎傳》，第一八八頁。

章太炎飲食簡單樸素，出乎想像之外。每天的菜餚無非是腐乳、花生醬、鹹魚、鹹蛋、豆腐之類；家中沒有婢僕，菜餚都由夫人湯氏就近購買，到「邵萬生」去買玫瑰乳腐，到「紫陽觀」買醬菜，等等。章太炎喜歡吃零食，日常來訪他的人，都帶許多食物來，如綠豆糕、豆酥糖及杭州土產是他最中意的。

章太炎的嗜好是吸煙。自己吸的香煙一般是廉價的「金鼠牌」，招待客人則用「大英牌」。此外，歡喜抽水煙。一筒水煙，地下必留有一個煙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上萬讓煙蒂燒焦的小黑點。

章太炎晚年移居蘇州之前，一直居住在上海，主要收入是靠賣字。他不登廣告，所以平時來求字的人很少。「朵雲軒」老板時常帶了紙張來求他寫字，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數十宗；取件時不論件數多少，每次總是留下「潤筆」五十銀元。章太炎並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朋友求墨寶，向來不要錢。每兩三月有人來懇請他寫壽序或墓誌銘等，便由夫人湯國梨出面，索價每件一百銀元。有時收了銀元後，章太炎對某人不歡喜，就堅持不肯寫，常把事情弄得很僵。章太炎的書件落款，往往只寫「某某屬」或「某某囑書」，絕不稱「仁兄」或「先生」。有的求書的人，為了這點很不高興。而且章太炎寫的是小篆，當時的富商巨公，對這種字體都不認識，所以他的鬻書生涯清淡。一九二八年北伐軍到了上海。因為章太炎曾做過軍閥孫傳芳的參議，且到孫幕中講學，時人頗多非議，所以章家有點門庭冷落車馬稀的味道。

在上海，因經濟窘迫，章太炎夫人湯國梨常出去張羅錢財，有時還打了包裹，到當舖去典質。有一年中秋，房東吵上門來收租，說章家積欠房租二十個月，逼著要他們遷出。章夫人潸然淚下，章太炎竟毫不介意。章夫人就寫了一封信，託人拿去見好友董康。董康很有錢，當即寫了兩張莊票

送回。有了這兩張莊票，一張償付積欠；同時遷居同孚路同福里二十五號，將另一張莊票付租。搬遷之費，則完全由朵雲軒主人負擔。

在同福里居住不久，章太炎竟發了一筆大財。一天，革命元老馮自由來訪，請他寫兩件東西：一件是孫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宣言」；另一件是「討袁世凱檄」。這兩件原稿，本是章太炎手撰的，馮自由要求他親筆再各寫一件，作為「歷史文獻」，當時馮玉祥致送了潤筆墨銀二十元大洋。

不料這件事，報紙上竟大登特登。許多人慕名而來，紛紛求章太炎再寫這兩件原文，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銀四十元，有的送墨銀二百元。章太炎抱定宗旨「口不言錢」，經常由夫人或弟子應付。章太炎寫到十件以上，就惱怒了，再也不肯動筆。經夫人橫勸直勸，他只是不出聲。後來想出一個辦法，原來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煙，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煙，章太炎稱它為「外國金鼠」，時常吵著要吸。章夫人就允許他每寫一件，買一罐給他，這樣，問題就解決了。¹

章太炎一生喜好抽煙，其晚年抽紙煙的情景，左舜先生曾有如下回憶：

先生嗜紙煙，往往一支尚餘寸許，又燃一支，曾見其歷三四小時不斷。所吸以當時上海流行之美麗牌為常，偶得白金龍，即為珍品，蓋先生為人書字初無潤格，又欲得其翰墨者，大率即以紙煙

1 以上論述多參考陳存仁：《師事國學大師章太炎》，見許壽裳：《章太炎傳》，第一八一—一八五頁。

若干聽為酬，故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及為先生座上客，為時近三年，每至，先生必縱談不斷，吸煙不斷。¹

章太炎晚年還常常為一些民國名流撰寫挽聯。一九三〇年，湖南的政軍巨頭、南京國民政府的元老譚延闓去世。因為章太炎在民初主張聯省自治，而湖南的軍閥趙恒惕（同盟會舊人）就打著「聯省自治」的招牌搞割據，章太炎支持趙恒惕，當一九二三年八月譚延闓在孫中山的廣州革命軍政府的支持下北伐進兵湖南趕走趙恒惕時，章太炎就撰文痛斥譚延闓，說他以「外力破壞自治」、「驅人毀憲，豈限一方，敵愾同仇，當有公憤！」²為此，譚延闓在一九二七年北伐軍占據南京後，聯合吳稚暉給了章太炎一點顏色，利用政府的名義通緝章太炎，罪名是「反動學閥」，害得章太炎好長一段時間灰溜溜不敢公開露面。

因此之故，章太炎給譚延闓的挽聯就有得好看了：

顯達歷三朝，有清公子兼翰林。容共武漢主席，反共南京主席；
椿萱跨四位，乃父制軍又總理。乾母盧太夫人，生母譚如夫人。

1 左舜生：《我所見晚年的章炳麟》，見許壽裳：《章太炎傳》，第二〇三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七二二、七二三頁。

譚延闓是清朝翰林出身，他的父親譚仲麟晚清時任兩廣總督，章太炎的父親和長兄都曾入其幕府，說起來兩家是世交。但章太炎挽聯一開始就說譚延闓一生都是牆頭草，反覆無常，毫無立場。在一個講究名節的社會，誇人「顯達歷三朝」，等於罵人「有奶便是娘」。譚延闓是晚清的名公子，書法非常好（南京中山陵孫中山的墓碑就是出自此公之手），也是著名的美食家，按道理出身這樣「世受國恩」的仕宦之家，不說為清朝殉節，至少也不該倒戈反清了。但譚延闓又是清末著名的立憲黨人，武昌起義時湖南之所以最先響應，除了焦達峰與力甚巨之外，譚延闓的功勞也不小，所以在焦達峰被暗殺後譚被公推做了湖南督軍。袁世凱當政時他做督軍，袁世凱倒臺，孫中山得勢，他又做起了湖南省主席兼湘軍總司令，後來更是做到國民黨命軍第四軍軍長，死時為南京國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長。這不是顯達歷了清朝、北洋和南京政府「三朝」？他在汪精衛、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左右兩派之間也是搖擺不定，所以章太炎又譏諷他「容共」時做完了「武漢主席」，「反共」時又來做「南京主席」，左右逢源，等於是騎牆而兩腳踏地，穩妥得很。

章太炎這一副挽聯可說是讓「死者不瞑目」。大概他也覺得此聯過分，所以他後來給譚家送去的挽聯要比這副正經一點：「治大國若烹小鮮，何曾識萬錢，胡廣理萬事；樂與餌而止過客，負羈全其室，康成保其鄉。」¹此聯文采較之上聯，則又遠不如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國民黨元老湖漢民病逝於廣州。五月二十五日，上海公祭胡漢民，章太炎撰了如下挽聯：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〇五、九七三、九七四頁。

君真是介甫後身，舉世誰知新法更；

我但學茂弘彈指，九原應笑老儒迂。¹

胡漢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廣東省番禺（今廣州）人。同盟會會員。曾在孫中山領導下負責籌餉運械工作。後任南京臨時政府秘書長，孫中山北上後，代理大元帥兼廣東省省長。一九二七年任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職。章太炎給他寫的挽聯，上聯中的「介甫」，指北宋大臣王安石，字介甫。王曾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等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後身」，指胡漢民提出建立民族國際之事。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一大」會後不久，胡漢民提出建立民族國際以對抗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這與當時章太炎的觀點相合。下聯「茂弘彈指」，茂弘，為晉朝王導的字。「彈指」，彈擊手指。佛教儀。表示許諾、憤怒、讚嘆或告誡等意。聯中用此典有憤怒、告誡的意思。

章太炎晚年定居蘇州，與近代名醫惲鐵樵、陸淵雷、徐衡之、章次公、王一仁等過從甚密。惲鐵樵患病曾在蘇州章氏寓所休養數月之久。一九三五年惲氏逝世後，章太炎亦作挽聯以示悼念。其云：

千金方不是奇書，更赴滄溟求啟秘；

¹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〇五、九七三、九七四頁。

五石散竟成未疾，尚憐甲乙未編經。¹

近代名醫陳善余先生逝世後，章太炎所贈挽聯云：「論文在卅載以前，盛德若虛，未就厲鄉窺藏史；學醫自中工而下，聖儒長往，始知元里有方書。」

身為國學大師的章太炎在精研經史之餘，旁涉醫學，對《傷寒論》一書研究尤深。章氏除為馮一梅的《重刻古醫書目》、惲鐵樵的《保赤新書》和《傷寒論輯義按》、王仁仁的《中國醫藥問題》、陸淵雷的《傷寒論今釋》、陳存仁的《中國藥學大辭典》等書作序外，還在當時出版的醫學刊物撰述了研究《傷寒論》、評價各家流派、探討臟腑經絡實質和考證歷代醫史人物等論文數十篇，如：《傷寒誤認風溫之誤治論論臟腑經脈之要諦》、《論十二經開闢之理》、《溫度不能以探口為據說》、《論肺炎病治法》、《瘡論》、《溫病自口鼻入論》、《中土傳染病論》等等。章太炎先生還先後擔任過上海國醫學院院長、蘇州國醫學校名譽校長和蘇州國醫研究院名譽院長，譽滿杏林。因此，他又被近代醫學界公認為「國醫革新之導師」。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上海大夏大學的一位教師因仰慕章太炎，特地從上海來蘇州拜訪章太炎。這天，章太炎興致特別濃厚，欣然為這位教師題字一幅，並揮筆寫就一首七絕詩：

疏影斜偎水竹叢，東風先吐一枝紅；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五六頁。

莫跨姑射如冰雪，得婦真憐似潞公。¹

大師之死

一九三六年以來，章太炎身體十分衰弱，氣喘病也常發作，但他仍堅持講學，夫人湯國梨勸他停止講授，章太炎卻回答說：「飯可不食，書仍要講。」²

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晚飯後，章太炎遵照醫生的囑咐，在湯國梨的攙扶下，繞著住宅散步，不料突然昏倒。湯國梨連忙喊人將他抬到臥室，並派人立即到博習醫院請主任醫師、美國人蘇邁爾診治。在醫生的搶救下，章太炎儘管脫離了危險，但卻躺在床上起不來了。六月十三日，章太炎突發高燒，體溫竟達四十度。十四日凌晨，病情已至彌留狀態。門外的空地上，高高低低跪著國學講習會的學員，他們每人手中舉著一支點燃的香，低聲啜泣著。七點四十五分，章太炎終因膽囊炎、鼻衄病與氣喘病併發，溘然長辭，享年六十九歲。彌留之際，章太炎斷斷續續吐出兩句遺言：「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³遺言與其父當年告別人世時如出一轍，也表現了章太炎崇高的民族氣節。

章太炎死後，非常理解他的湯國梨用五色綢為他結紼，拒絕青天白日旗。她說：「太炎先生為辛亥革命勝利、為五色旗的誕生，出過力，坐過牢，而沒有為國民黨旗效過什麼勞，因而用五色綢

1 參見盛巽昌：《章太炎的最後一首詩》，《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2 許壽裳：《章太炎傳》，第一二二頁。

3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七五頁。

為他父，最為恰當。」

章太炎逝世後，弟子馬裕藻、許壽裳、吳承仕、周作人、沈兼士、錢玄同送的挽聯是：

素王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後必有達人。¹

錢玄同還單獨挽以長聯：

纘蒼水、寧人、太沖、薑齋之遺緒而革命，蠻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載，卒能驅逐客帝、光復中華，國土云亡，是誠宜勒石紀勳、鑄銅立像；

萃庄生、荀卿、子長、叔重之道術於一身，文史儒玄，殫心研究，凡著書廿種、講學卅年，期欲擁護民彝、發揚族姓，昊天不吊，痛從此微言遽絕、大義無聞。²

許壽裳也單獨撰了一副挽聯：

內之頡頏儒墨之文，外之玄奘義淨之術，專志精微，窮研訓故；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七八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七八頁。

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作懦夫奮矜之氣，首正大誼，截斷眾流。¹

章太炎逝世後，香港《生活日報》和巴黎《救國時報》都發表了悼念他的時論，其中香港《生活日報》的悼詞是：

太炎先生過去在中國學術上的貢獻以及對辛亥革命的幫助，這些勞績，已用不著我們去表彰，有他的事實去說明。我們對太炎先生特別致敬的，是他最近的言論，最近對北平學生救亡運動發表的意見。他在致宋哲元將軍的電中，已說出他主張：放棄成見，共同救亡，不應隨便加學生以紅帽子，他說「不管共產黨，不共產黨，只看他現在的行動主張，是否真的在愛國」。這話說得何等明白、正確。現在太炎先生死了，六十九歲而死，並不能算短壽，但恨他不能在當前救亡運動中再給我們以助力。我們悼太炎先生，我們同時希望太炎遍天下的門弟子，實踐先生最近之言論，為民族盡一點力，對那些假國學之名，為敵人張目的民賊，要趕快出來說話，揭破他們的真面具，使國家永遠保存民族光輝的價值。²

章太炎逝世的噩耗傳出，「舉國朝野表示悼驚」。國民黨政府撥款三千元治喪，國民黨政府要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七八頁。

2 香港《生活日報》（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見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第一一頁。

人與社會名流紛紛致電悼念或親往祭祀。蔣介石、林森、居正、于右任、陳果夫、李烈鈞、馮自由、邵元沖、蔣作賓、吳佩孚、李璜、孔祥熙、段祺瑞、楊虎、唐紹儀等發了唁電。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作出了「章炳麟應予國葬，並受國民政府褒恤」的決定。七月九日，國民黨政府予以國葬的令文正式頒布，內容如下：

國民政府令 二十五年七月九日

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學問淹通。早歲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義無屈撓。嗣後抗拒帝制，奔走護法，備嘗艱辛，彌著堅貞。居恒研精經術，抉奧鉤玄；究其詣極，有逾往哲。所至以講學為事，歸然儒宗，士林推重。茲聞溘逝，軫惜實深！應即依照國葬法，特予國葬。生平事跡存備宣付史館，用示國家崇體耆宿之至意。此令！¹

在北京，章門弟子馬裕藻、許壽裳、朱希祖、錢玄同、吳承仕、周作人、劉文典、沈兼士、馬宗薌、黃子通等又單獨於九月四日舉行了追悼會。他們曾發過這樣一則《通啟》：「先師章太炎先生不幸於本年六月十四日卒於江蘇吳縣，先生為革命元勳，國學泰斗，一旦辭世，薄海同悲。」²

章太炎死後，各界名流都寫了許多的挽聯以誌紀念，現摘錄部分挽聯如下：

1 許壽裳：《章太炎傳》，第一二三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第九七八、九七九頁。

天喪斯人，樸學難續；
瞻言國故，悼悲極深。

哲人其萎，倚梁棟以何從；

經木既衰，撫簡篇而空亡。

許鄭是經師，恨我因循遲奉手；
精專承謬贊，惟余繩勉答真知。

富貴不能欺，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朽乎，哲人其萎乎。

後太沖、炎武已二百餘年，驅韃復華，竊比遺老；
與曲園、仲容兼師友風義，甄微廣學，自成一家。

大軍已潰八公山，憐當局責任憂深，雪恥不忘王丞相；
與子昔唱亡國會，嘆此日人凋邦瘁，傷心重作漢遺民。

——張學良挽章炳麟

——張學良再挽章炳麟

——楊樹達挽章炳麟

——李培甫挽章炳麟

——蔡元培挽章炳麟

——馮自由挽章炳麟

代人民說公道話，替黨國講正經話，卓哉，君乎安可死；
言小學似黃梨洲，論品行如顧寧人，髦矣，我也得無傷。

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亭林標其義，先生植其躬，
三百年薪盡火傳，兩漢微言，今茲永絕；
籀述古韻，獨崇許書，餘杭鉤其玄，吾師昶其旨，
未半截山頹木坏，九原不作，小子安歸。

能言湯武革命、周召共和，中晚際橫流論學力，
早著煊書，天喪斯文，忽告兩楹傷夢奠；
猶憶歇浦造廬、金臺議政，後先申仰止苦風塵，
莫由師事，手摹遺墨，只餘三字署車茵。

無意求官，問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幾輩？
以身試法，為我國言論，力爭自由之第一人。

——馬相伯挽章炳麟

——陸宗達挽章炳麟

——陳祖基挽章炳麟

——張元濟挽章炳麟

張元濟寫的挽聯上聯以問代敘，一針見血。「入彀」，謂弓箭進入射程之內。五代王定保《唐

據言·述進士》上篇說：「唐太宗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全句的意思是章太炎先生不求名不求利，而天下人才盡入其掌握，其道德文章為當時社會賢達所推重。留學日本時，魯迅、許壽裳、錢玄同都是他的學生。下聯進一步稱頌他為爭取言論自由，不畏強暴、披肝瀝膽的革命精神。他一生七次被追捕，兩次入牢獄（一九〇三年因《蘇報》案被囚於上海西牢三年；一九一三年因反對袁世凱而被幽禁於北京三年），這就是「以身試法」的內容。魯迅說他儘管如此，「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聯語充分的肯定，熱烈的謳歌，表達了作者對章太炎先生不幸去世的沉痛心情。

生前，章太炎曾兩次為自己選擇墓地。民國初年被袁世凱軟禁時選擇葬在「攘夷匡夏」的明朝劉伯溫墓側；一九三六年國難危重的時候，章太炎選擇了死後葬於抗清英雄張蒼水墓側。但是，章太炎離開人世時，正值戰爭期間，因此，他的靈柩在當時無法按照他的遺言所選的地址下葬，只好暫厝於蘇州錦帆路章氏寓所後園的防空洞內。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蘇州淪陷，日軍闖入章家後花園內，看到後園內一座新墓沒有墓破，懷疑內埋財寶，一定要挖墓看個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人家苦苦勸止，竟遭毒打。虧得有個日本軍佐聞訊趕來，知道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軍。過了幾天，還親自來祭奠了一番，並在墓旁立了一個木柱，上書「章太炎之墓」幾個大字。從此以後再也沒有日本兵來騷擾。

時光流逝，轉瞬過了近二十年。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日，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為章太炎舉行了安葬儀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遺願，他的靈柩遷葬於杭州西湖邊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緊鄰抗清英

雄張蒼水墓。

張蒼水明末起兵抗清，擁魯王監國，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官至兵部尚書。抵抗異族鬥爭長達二十餘年，寧死不為清朝子民。章太炎曾替《張蒼水集》作跋，對張蒼水推崇備至，有一余不得遭公，為執牧圉」之嘆。緊依最敬慕的英雄之墓，章太炎大概也能笑慰九泉了。

章太炎的遺體隆重安葬之時，著名書法家沙孟海撰寫了悼念楹聯：「薊漢昌言，是舊民主革命健將，泌丘高致，推本世紀國學宗師」，現代作家、文學翻譯家周瘦鵬也特地寫了一副挽聯：「吳其沼乎，苦誦遺言慚後死；國已興矣，今將喜訊告先生。」

章太炎的墓建在張蒼水墓右側約五十米處，兩墓平行，面向西湖。一九六六年被毀，一九八一年修復。坐南朝北，墓冢上覆水泥圓頂，直徑四·七米，高二·三米，占地面積三九·八八平方米。墓碑上「章太炎之墓」，係章太炎生前自篆。墓前築平臺，神道長一百九十五米。墓的右側葬章夫人湯國梨女士。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二日，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際，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評價章太炎一生，譽之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產生的八十二位傑出人物之一。章太炎墓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一九八三年三月，餘杭市政府撥出專款在倉前鎮重修章太炎故居，並確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二日，杭州章太炎紀念館正式落成開館；一九九三年五月，章太炎紀念館被命名為杭州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一九九六年五月又被命名為浙江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